

天涯坎坷麗人行

才女王瑩 (一)

● 劉昌博 (中外雜誌社撰述委員、大學教授、自由作家)

爭演賽金花種禍根

王瑩是我國早期演藝界公認的美女、才女及奇女。因為，在三至四十年代，她仿如一顆晶瑩的鑽石、一道絢爛的煙火及一片炫麗的彩霞，照亮了當時的劇壇、影壇及文壇。如果失去了她，那時的演藝界絕不會如此多彩多姿，有聲有色！炫目耀眼及驚世駭俗！

在少女時代，她初跨進演藝界即叫人的眼睛一亮，有「驚艷」的感覺；無論在話劇的舞台上或電影的銀幕上，她都是出色的女主角。

演藝界在上海籌演大型舞台劇「賽金花」，妖豔風騷的女星藍蘋（即江青，日後毛澤東的枕邊人）使出渾身解數，拚死拚活要爭演女主角賽金花，結果大家仍屬

意由王瑩飾演。藍蘋因而負氣遠走陝北延安，也因而種下後來王瑩於「文革」時期慘死獄中的禍根。

抗戰初期，王瑩為了向海外僑胞宣傳抗戰救亡工作，隨團遠赴東南亞義演；在新加坡等地義演時，大畫家徐悲鴻在一個廣場上，看到王瑩正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她飾演的香姐，一字一淚的控訴「東洋鬼子」的暴行；徐悲鴻當即給她繪了一幅畫。這幅畫，現已成為王瑩宣傳抗戰的珍貴証物之一。

不久，旅居新加坡的大作家郁達夫和他的漂亮妻子王映霞，看了王瑩的精湛演出，異常感動，合送她一副條幅，這條幅是郁達夫親筆揮寫的：

「萬花敢向雪中去，
一樹獨先天下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大舉進攻東南亞，攻城掠地，姦擄燒殺；王瑩化裝成尼姑，逃出虎口，輾轉赴美。曾在白宮的一次特別文藝晚會演出，羅斯福總統暨夫人，帶了三子一女到場觀賞；並邀請了在華府各國使節暨夫人共同欣賞，副總統華萊士也在座。

文藝晚會開始時，首由美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女士客串主持人；王瑩身穿中國農村女子服裝出場，兩條烏亮的辮子披在肩上，她用流暢的英語簡介了表演節目的內容，然後她先用嘹亮的歌喉高唱了兩首愛國歌曲，繼是演出轟動大後方的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字字血淚，句句悲憤，控訴在日本人侵略下中國民眾的苦難。

她的精湛演出，使羅斯福總統十分感

動，以後羅斯福就非常同情與支持中國國民的對日抗戰；王瑩這次成功的國民外交，正如名作家郭沫若的評論：「王瑩不是一位出色的演藝工作者，且是一位富有高度愛國情操的奇女子！」

才情洋溢能演能文

至於，王瑩在文藝寫作方面的成就，有些評論家認為已超越她在演藝界的表現。因為她寫的小品、散文、小說及劇本，都深受青年讀者的熱愛；難能可貴的，她的英文程度好到可以翻譯文藝作品。

當時會寫文章的女明星艾霞和藍蘋，每次提到王瑩，艾霞是甘拜下風，藍蘋是妒恨交加。可是，頗負時譽的女作家謝冰瑩則十分欣賞王瑩，硬要給她作媒人。而美國那位大名鼎鼎的名作家賽珍珠，鼓勵王瑩寫自傳式小說，要給她翻譯出版，然後由好萊塢拍成電影。因為，賽珍珠認為王瑩的一生富有傳奇色彩，是搬上銀幕的好題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掀起「麥加錫」主義旋風，要徹底清除潛伏共黨及親共分子，在此變局下，王瑩被逮捕並驅逐出境。

如此熱愛祖國的人，回到大陸後，在

「文革」時期反遭江青（即前文說的藍蘋）挾恨誣告王瑩是「美國特務」，關進「牛棚」，於一九七四年三月三日含冤而死。

王瑩這位集美女、才女、奇女於一身的烽火佳人，她的多彩多姿，有血有淚的傳奇事跡，美國的名作家賽珍珠來不及為她在好萊塢搬上銀幕；但仍有給國內讀者敘述的價值，否則一旦被無情的時空湮滅了，多可惜呀！簡直是無法容忍的遺憾與損失！

王瑩原名喻志華，早期向報刊投稿，用王克勤作筆名，被人誤會是男生，才改名王瑩；以後無論從事演藝工作或撰寫文稿，皆用王瑩作藝名及筆名。

她是安徽蕪湖人，一九一三年三月八日出生，家住長江南岸的山坡下，抬頭可看到奔湍的江水及載浮載沉的漁舟，景觀絕佳而多變。在她幼小的心靈裡，就對外邊的世界感到新奇和嚮往。

她考進蕪湖女中，少女情懷總是詩，課餘仍手不釋卷，捧讀的不是課本，而是「五、四」運動後大量出版的文藝刊物，且在教師鼓勵下，嘗試寫小品、散文與新

詩。

初二那年的上學期，學校要排演胡適編寫的「終身大事」一劇，王瑩被指定飾演丫頭，只是一個配角，戲很少，但她演來十分搶眼。誰知在上演前夕，飾演女主角的那位同學騎自行車摔傷住院。不得已，教師硬拉王瑩上台遞補女主角；她居然不怯場，演來可圈可點，出乎意料的叫好。從此，她成了學校排演話劇的當然女主角人選。

初中尚未畢業，適逢各地軍閥在長江中下游爭地盤，混戰不休；其中一位駐守蕪湖的皖系軍閥，性好漁色，曾觀賞過王瑩演出的話劇，欣喜若狂，硬要強迫王瑩做第七房小姨太。

王瑩迫不得已，揮淚拜別家人，獨自離家逃婚，遠赴湖南長沙投奔外婆。外婆家是佃農，無法供她升學；乃託人引荐進入長沙一家天主教修道院創辦的湘雅醫院當見習護士。適有一位加拿大修女瑪麗莎，瞥見王瑩模樣清秀，聰明伶俐又身世可憐，十分同情。於是瑪麗莎修女除教王瑩學習護理外，還教她學習英語。王瑩資質穎慧，有語文天賦，不一年功夫；居然能英語會話，且能用英文寫作日記。

這時恰逢國民革命軍北伐，全國各地青年熱烈響應，投入革命洪流。年紀輕輕的王瑩在長沙街頭，看到宣傳革命的標語，讀到宣揚革命的書報，思想上起了很大的變化。

孤女淚字字嘔心肺

一九二七年春暖花開的季節裡，國民革命軍連戰皆捷，光復了長沙，要在市區中心一家劇場籌演話劇「豪紳家的丫頭」，導演阿英（即劇作家錢杏邨）正愁找不到女主角人選，經過三天的物色與甄選，最後決定由湘雅醫院的小護士王瑩，飾演那個革命丫頭。

劇中的情節與王瑩的遭遇頗有相似之處，等於在演她自己，一出場就完全入戲，演得維妙維肖，活靈活現。她那娟秀、清純的外型；她那生動、真切的表演；以及堅毅、果敢的神態；莫不深深感動了台下的觀眾。

（一）瑩王女才

尤其劇中有一首主題曲「孤女淚」，她一字一淚的唱出來，哀怨感傷，台下的觀眾跟著她掉眼淚。這時大家才發現，王瑩不但戲演得好，歌喉也是一流的；從此她的綽號成了「小美人」或「小歌后」。

王瑩是位天性好動的姑娘，來到長沙已一年多了。長沙是湖南的省會，位於湘江之畔，自古人文薈萃，名勝古跡甚多；除了岳麓山、橘子洲，還有瀟湘八景。王瑩為了答謝導演阿英的提攜呵護，自願充當導遊，各騎自行車遨遊上述的名勝古跡。

阿英原名錢杏邨，是一位左派劇作家，崇信馬列主義的狂熱分子；他潛伏北伐軍政治部吸收優秀青年，大搞農工運動，分裂革命陣線，企圖建立共產黨政權。王瑩那年只有十五歲，當然不瞭解政治鬥爭的厲害；卻很佩服阿英的博學多聞，竟然被牽著鼻子走，還自命思想前進，是當時的新派人物。

這時，王瑩對阿英的感情，起了快速而微妙的變化；從她的稱呼就得知了。王瑩先稱他「叔叔」，不久改叫「大哥」，後來暱呼「英哥」；原是導演和演員的關係，到後來質變為情侶了，阿英搖身變為王瑩初戀的情人。

可是，這時——一九二七年初春，國、共兩黨間的革命情感，暗潮洶湧，起了激劇的變化，而王瑩卻沉醉於愛海裡瞭然不覺，這位文情並茂的少女，在湘江的橋

子洲頭寫了一首抒情的新詩「春之頌」，獻給她的英哥：

「是萬綠的草原，
是嫩青的綠洲；
輾羅的白雲，
正向著朝暉舒捲。
綺麗的芳園，

彌漫著翠苻清溫；
剛吐著馥鬱的春魂。

我待滿注著心瓶。
將你的生命花供養；
在我溫存的心海裡，
你將悠遊地蕩漾。

讓我們的世界裡，
不盡的照耀春陽；
春天，永永地

這白玫瑰的芳香儘到處飛揚。」

國共的「寧漢分裂」，導致國民黨的政策急轉彎，由原來的「聯俄容共」，遽變為「清黨反共」，兩黨間腥風血雨的鬥爭激劇展開。

尤以湖南省的軍政領導人何鍵，大權在握，對「清黨反共」政策執行得特別徹底，他先後抓捕了三萬多共黨涉嫌分子，其中一萬七千人遭到槍斃，包括毛澤東

的愛人同志楊開慧在內。何鍵在長沙關起城門，封鎖交通大事捕殺。

正在熱戀中的王瑩，從沉醉的綺夢裡清醒過來，整個局勢已大為改變。一天深夜，她的戀人阿英化裝潛入湘雅醫院，託王瑩為共黨傳送機密情報；王瑩當時被愛情沖昏了頭，慨然承擔下來，冒著砍頭的危險，在國民黨特務及軍憲嚴密監視下，她機警而巧妙地穿梭奔走，每次都能把情報傳送出去。據說：因有她供應的情報，毛澤東和他的許多共黨分子才有機會逃離虎口。

遭通緝入復大避禍

久走夜路必遇鬼，王瑩多次傳遞情報的行跡，終於被國民黨特務偵知。一天深夜，大批特務與軍警衝進湘雅醫院來抓捕她，幸而王瑩機敏，翻越後院矮牆逃脫了；否則必像楊開慧那樣，變成何鍵的槍下鬼！

王瑩化妝為一個聾啞的村姑，瞞過沿途軍警的盤查，先抵達漢口稍為歇息；然後乘輪東下來到南京。虎口餘生，悲憤萬分，尚未恢復疲勞，急提筆寫了一封「給軍閥何鍵的公開信」，把當時稱為「儂子

手」的湖南省主席何鍵的暴行，一一列舉，罵得狗血噴頭。

王瑩在信中說明是親眼所見，親身經歷；復於信尾赫然寫上自己的真實姓名，益增加可信度及說服力。她在朋友協助下油印了上百份，除了寄給何鍵外，還分寄發湖南各級機關學校。潛伏在湖南的共黨地下組織，又大量翻印散發，彷彿平地一聲春雷，頓使王瑩聲名大噪。何鍵看了後，咆哮震怒，立即下令通緝。

一九二八年，王瑩從南京轉到上海，這個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場」大都市，令她驚奇，訝異又陌生；為了顧忌何鍵通緝令的追捕，不能不潛沉一陣子，最好的方式是去上學讀書。她初中都未畢業，居然越級考進中國公學研習英文；不久她再以同等學力身分考上私立復旦大學外文系，這真叫人難以置信，不能不佩服她的天資高及求知欲強。

王瑩進入復大不久，即參加復旦劇社，多次參與話劇演出，年齡雖小卻表現出色。偶爾也翻譯一些趣味性短文在京滬兩地報刊上發表，因而擁有一「少女作家」美譽。

上海左派文化人組織的「濟難會」吸

收王瑩為會員，她很快的認識了許多知名作家、詩人、導演與演員如：田漢、陽翰笙、郁達夫、夏衍、洪深、謝冰瑩、金山等；這些人對王瑩的印象非常的好，尤其夏衍稱她是：「五四運動的狂飆時期培養出來的新一代女性的一種典型」。謝冰瑩讚譽說：「她是一個兼具智仁勇於一身的奇女子，我若是有個好兒子，我一定要她做我的兒媳婦！」

「濟難會」是中共的外圍組織，此後中共利用這個機靈的小姑娘，替他們的地下組織奔走效命。見於她在長沙傳遞情報的優異表現，因此王瑩除讀書、演戲之外，就是替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抄寫機密文件及傳遞情報，由於她的機靈及演戲才能，化裝什麼像什麼，每次都能躲過軍憲的搜查。

一九三〇年三月八日婦女節，恰是王瑩的生日，她加入了中共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到五月一日勞動節，復成為正式的中共黨員。

這一段日子裡，王瑩的生活緊張，刺激又忙碌；除了讀書及傳遞情報，給復旦劇社演戲外；後來又先後參加了校外的辛酉劇社、聯合劇社、上海藝術劇社及四十

年劇社等。在這些戲劇社團，她年齡才十五、六歲，卻是一名台柱演員，主演的話劇有「終身大事」、「炭坑夫」、「回家以後」、「活路」、「山河淚」、「阿珍」及「西線無戰事」等。從此，她在上海話劇界逐漸嶄露頭角，成為光芒四射的優秀話劇明星。

幸運之神再度眷顧

稍為空閒下來，便懷念她遠在湖南的初戀情人阿英，一個仲夏的不眠之夜，王瑩憑欄俯視黃浦江的月色，寫了一首「湘江別意」的新詩：

「倚遍岸欄

聽幾聲斷腸柔櫓，把夜航催歸，

敢問搖船的人兒，你該此去不再？

繁華短夢隨流水，

流水呀！

浪花上的人生，

還經得起幾陣子波濤的衝碎？

今夜黃浦灘的月色，

正照著此心如醉。

天上一丸明月，

正當薰風細細，縵雲片片，

淡煙輕霧的夏夜，

更惆觸起落寞年華；
涼透胸襟，還感得塵心如煎。

別意呀！更追隨著此心綿綿，

漫絮般的相思，

快飛向湘江的岸邊。」

一九三二年，幸運之神又向王瑩招手。當時有位剛從日本留學回國的青年編導沈西苓，初進入明星影片公司擔任編導，他剛寫好一個劇本「女性的吶喊」，看了王瑩在舞台上的精湛演技，遂請她擔綱任女主角，從此王瑩由舞台走上了銀幕，給演藝生涯另闢了蹊徑。她在片中飾演一個紡紗廠的女工葉蓮，是一部左派思想很濃厚的煽動影片，娛樂性不高，致票房收入不理想。

王瑩主演「女性的吶喊」，未能一砲而紅，一向好強的她，心灰意冷，一度向知心好友艾霞（演員、女作家）哭訴說：「舞台演員應該生活於舞台，不應該走進攝影棚。」實在說來，王瑩的演技可圈可點；因劇情富於政治性色彩、單調乏味，怎麼有號召力？

但，明星影片公司對她有信心，接著給她主演「鐵板紅淚錄」，在當時是一部鉅片，由陽翰笙編劇，洪深導演，主要演

員有：王瑩、陳凝秋、王征信、謝雲卿、朱孤雁等。

劇情是描寫四川一位老農民，受到地主、惡霸及土匪壓迫，最後起來反抗的悲壯故事。

王瑩飾演老農的女兒小珠，同村有兩位青年雇農熱愛她，另有地主惡霸及土匪頭同時垂涎她及搶奪她。在此一愛恨情仇交織的複雜關係中，王瑩淋漓盡致地發揮了她精湛的演技，上映叫好又叫座，恢復了她站穩影壇上的信心。

「同仇」是王瑩主演的第三部影片；夏衍編劇，程步高執導，主要演員除王瑩外，尚有陳凝秋、謝雲卿、嚴月嫻、王獻齋等。劇情是以團結抗日為主題，王瑩飾演一位愛國的女青年，勸勉自己的情郎上前線殺敵的感人故事。

王瑩躍登銀幕，一連主演三部影片，飾演的角色有：紗廠女工、農家村姑及愛國女青年，這些不同典型的女性，都被她的演技詮釋了出來。

當時的上海女明星有三種典型，即嬌柔嫵媚的「楊耐梅型」，大家閨秀的「胡蝶型」及恃才傲物，冷豔絕塵的「王瑩型」。她紅起來了，其驚世駭俗的作風；欣

賞的人讚揚她是「奇女子」，討厭的人罵她是「怪丫頭」。

王瑩的作風，著實有些奇和怪；比如一般女明星，莫不濃妝艷抹，珠光寶氣，搔首弄姿，擺出「明星姿態」，以吸引眾人的目光。可是，王瑩雖是影劇雙棲紅星，仍然只穿一襲深藍陰丹士林布旗袍，或是一件短襖，下身是一條黑布裙及白色布襪、黑布鞋。經常是一頭清湯掛麵的黑髮，從不電燙捲髮；臉上不施脂粉，也不畫眉。她的這副清純的女學生打扮，跟那些爭妍鬥艷的女星對比，就成了「怪胎」或「異類」了！

三條規律掀起爭議

在日常生活上給自己訂了三條規律：一是決不同流合污、決不做言不及義的串門子閒聊。二是清清白白的做人，認真盡力的演戲，決不做於事業和身心修養無益的事。三是不單獨與男性在隱密場所約會。

王瑩這三條規律，不經意洩漏給知心女友艾霞，艾霞向來心直口快，當成笑話透露出來，跑娛樂新聞的記者認為是絕佳的花邊新聞；並對她的三條規律及處世態

度大事渲染、大作文章。尤其上海「晨報」以專欄文章諷刺說：「王瑩是明星的身分，生有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但卻外著學生的妝扮，內具尼姑的心態，她可能是我國演藝界的最後一個處女。」

專欄旁還刊了一幅漫畫，把王瑩繪成一個身披袈裟、頸掛佛珠、雙手合十的小尼姑。

這一則極富趣味性的娛樂新聞刊出後，許多以專刊八卦新聞為主的小型報刊，掀起一個極有爭議性的論戰：「王瑩到底是不是演藝界的最後一個處女？」

論戰分為兩派，一派認為王瑩嬌美若花，處身於色狼橫行的演藝圈，仿如羊入虎口，怎會是處女？另一派則說王瑩一向孤芳自賞、律己甚嚴，私生活單純，聽其言，觀其行，視其規律必然還是處女之身。

一位婦科醫師撰文說：處女の特徴是：害羞、怕癢、感官敏銳、儀態清純、笑容燦爛而甜蜜，舉止天真而活潑……依據這些特徵來觀察，王瑩向來怕癢害羞、害羞時粉靨即刻白裡泛紅、腰肢偶爾被人觸碰便會癢得閃動起來，還有她的胸乳嬌小而尖挺，腰肢柔軟而纖細，整個胴體含有

富於韻律感的曲線美。準此臆測，王瑩是「處女百分百」。

可是這時，突然跳出一個讀者投書說：他六、七年在長沙跟王瑩初戀的情人阿英，共同在北伐軍政治部工作，深知阿英和王瑩熱戀的往事，孤男寡女、漂泊異鄉，最易發生「情不自禁」的親密關係；因此他推斷王瑩已絕非「完璧」的處子；且還附上王瑩的兩首情詩為證。

湊巧，阿英這時已逃離湖南，回到上海結婚後，擔任「海內週報」編輯，他在該報撰文說：他和王瑩在長沙偶然相識，年齡比她大十多歲，一向視她為親生的小妹呵護；只有純純的愛及革命的情感，不涉及兒女私情，更遑論肌膚之親了。至於王瑩所寫的兩首白話新詩，只算少女情懷，一時遣興之作，絕非「定情」的佐証。

阿英是位名作家，在文尾他意味深長地寫下一句：「王瑩小姐是否處女？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相信她日後的入幕之賓或新郎倌，自會揭穿這個謎底？」

從此，在上海許多自命風流瀟灑的男士，群起追求王瑩，為的是要揭穿這個眾所矚目的「謎底」！

王瑩得知此事，氣的粉臉發青，大罵這些起哄的人，無聊至極，無恥之尤，嗤之以鼻，而又啼笑皆非。

三十年代的上海，人口多達六百萬，十里洋場，號稱冒險家的樂園，三教九流，龍蛇混雜；為滿足各階級人物精神食糧的需要，大小報刊在一百種以上；其中以報導跑馬、賭博、娛樂、政經內幕及八卦緋聞的小型報刊，總在六、七十種以上，充斥街頭，琳琅滿目。

人言可畏潔身自好

那時，王瑩在上海灘已是家喻戶曉的影劇界的美女、才女與奇女，她是否處女？是茶餘酒後的談助，從豪紳巨賈，達官顯宦及販夫走卒，莫不關注；且有人以此打賭，盤口一比一。以致凡刊登有王瑩緋聞發展的報刊、報童在街頭叫賣時，經常搶購一空。於是，那些內幕報刊，以捕風捉影的誇大和渲染，使王瑩的名聲扶搖直上，雖是胡蝶、楊耐梅、阮玲玉、白光、李香蘭等也為之氣結。

人性有個共同的弱點，愈是得不到的東西愈想擁有。大小報刊騰載王瑩尚是「處女」，許多情場聖手，火山孝子，彷彿

撲火的飛蛾，偏要去探索不可。據報刊披露：上海金融界兩個大亨黃金榮和杜月笙，都想收王瑩作乾女兒；另有三位軍閥的少爺，他們追求的目的，是要驗証和揭穿這個眾人欲知的「謎底」——王瑩是否處女？

葉靈鳳是位寫愛情小說的名作家，沈西苓是名編導，陳凝香是名小生，都加入了追求的行列；尤以復旦大學有幾位同學，先後對她發動情書攻勢；其中有位僑生向王瑩傾訴愛慕的情書在一百封以上，一度為她服安眠藥自殺，幸而送醫急救得快，才未命喪黃泉。

投筆從戎參加北伐，以「從軍日記」及「女兵自傳」兩書飲譽文壇的女作家謝冰瑩，跟王瑩是文藝界知心好友。謝有位堂弟謝和廣，人品甚佳，在桂系將領白崇禧麾下擔任機要秘書，基於「肥水不落外人田」的私心，極力撮合，可是王瑩冷若冰霜，無動於衷。為此，王瑩和謝冰瑩間產生誤會，以致謝冰瑩和顧鳳城結婚時，王瑩居然賭氣不去吃喜酒。

在明星公司期間，最叫王瑩為難的是「老板請客，女星作陪」的不成文規定，老板為了找靠山，壯門面，攀交情，經常

邀請京滬兩地的黨政要員蒞臨參加盛大舞會及豐盛宴會，每次例由全公司女星，尤其是年輕貌美的艷星作陪，並強行要女星為客人斟酒和伴舞，老板還要求女星們必須打扮得花枝招展，穿戴的愈艷麗性感愈好。

很多年輕女星，視這種舞會與宴會，為攀龍附鳳與飛上高枝的良機；莫不在宴會上或舞會上，賣弄風情，阿諛奉承，意在討好老板和客人的歡心。

京滬的大小報刊，把王瑩的緋聞韻事炒得越熱絡，王瑩的聲譽就越來越高；於是老板每次的交際應酬，變成她非參加不可的應盡義務。王瑩深以為苦，常藉故推辭；可是她躲過初一，卻躲不過十五。

有一次，南京國府當權派中主管文宣演藝工作的要員張某和王某聯袂來上海視察，老板在跑馬廳附近的一家大夜總會包下廂房「接風洗塵」。這兩位要員在報刊上久聞王瑩的美艷姿色，獨特行徑及其處女爭議；那天指名要王瑩陪宴伴舞。

老板耽心王瑩又借故躲避，單獨給她下了一張條子：「務必準時到場陪客，事關重要，請勿忘記。」王瑩看了紙條，認為老板拿她當舞女、酒女看待，十分氣憤

(一) 瑩王女才

然後就將紙條搓成紙團，扔進廢紙桶去了。

王瑩匆匆上街吃罷晚飯，就到一位女友家聊天，躲了四、五個小時，她想舞會該停了吧！

誰知一到家門口，一輛轎車停在大門口，老板的秘書硬把王瑩拉上車，疾向跑馬廳旁的夜總會馳去。

那兩個南京來的要員，聽說王瑩終被接來了，不禁喜上眉梢；但見王瑩竟然穿著一身粗布藍旗袍來到舞場，不覺心頭一冷，大為掃興。

他倆身為南京國府要員，穿著畢挺西服，怎能跟一個穿粗布藍旗袍的女子跳舞呢？這是極不登對調和的呀！

繼而，這兩位大員終於悟出了王瑩如此裝扮的動機，分明是對他們兩個黨政要員的公然蔑視、抵制和反抗嗎？

但在這種公眾場合，他倆不便大發雷霆之怒，只好往肚子裡咽唾沫，壓住心頭的火氣，擺出一副官架子，佯作不知。而王瑩則不卑不亢，落落大方的默坐一旁，也對那兩位要員不屑一顧，連禮貌性的招呼亦未打理。

兩位要員之一的王某，原係右派陣營

的作家，他回到南京對王瑩的冷漠怠慢態度，耿耿於懷，遂在南京兩家日報上用筆名撰文大罵王瑩；女演員在舞台上，扮演妓女就該像一名妓女；吃那行飯就得像那行的人。而王瑩既是演藝人員——俗稱戲子，就該認命像個戲子；她偏偏要自命清高，偽裝成女學生；明明是個人盡可夫的蕩婦淫娃，偏偏要偽裝成六根清靜的小尼姑……總之，把王瑩罵成表裡不一，清純其外，揭穿假面具卻是一個欺世盜名的小妖精。

才子佳人相知相惜

王某的這一罵，就將「王瑩藍服赴舞會，兩要員吃瀉」的內幕新聞，被京滬的內幕新聞報刊抖了出來，轟動一時，且觸發了一場筆戰。

這時，有一位青年作曲家聶耳，為了聲援王瑩，義憤填膺地加入了筆戰行列，他在上海時事新報上撰文說：演藝人員是藝術家或文藝工作者，有其崇高的理想與人格尊嚴，絕非達官顯宦玩於股掌之上的戲子。而南京國府那兩個混帳要員，名義上是來上海視察，實則招搖撞騙，酒色財氣全套來；偶不順意，還血口噴人，真是

喪心病狂，忝不知恥。如今，國難當前，倭寇圖我日亟；竟然這般貪贓枉法，色膽包天；真是神人共憤，達到國人皆曰可誅的地步……至於一個人的穿著打扮，只要不妨害善良風俗，是其個人私生活，外人無權干預。

聶耳的聲援，得到很多的迴響，大家群起聲援王瑩，討伐王某利用職權的騙吃騙喝，騙財騙色的卑劣行為；無異給王瑩出了一口怨氣。當然王瑩對聶耳的拔力相助，內心十分感激。

聶耳何許人也，他原名聶守信，一九一二年出生於雲南，只比王瑩大一歲，是一位天才型的作曲家，給電影片譜作的歌曲有：「翠湖春曉」、「熱血歌」、「大路」、「新女性」；最有名的是「義勇軍進行曲」，現已成為中共的國歌。

王瑩和聶耳，一個是傑出的才女和美麗的明星，一個是天才型的作曲家，兩人的年齡相若，先前就相互傾慕，如今突因此「藍服赴舞會」事件，促成兩人的相知相惜，進而譜出了友情和愛情交響共鳴的戀曲；於是許多小型報刊臆測：上海演藝界最後一個處女即將消失了！（未完待續）